



陸堂詩學卷第七目錄

節南山 八則

正月 五則

十月之交 五則

雨無正 四則

小旻 二則

小宛 二則

小弁 五則

巧言何人斯巷伯 共九則

谷風 二則

蓼莪 二則

松坡圖書藏

陸堂詩學卷第七目錄終
大東 四則

四月 三則

北山 二則

無將大車 三則

小明 三則

鼓鐘 四則

陸堂詩學卷第七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七

平湖陸奎勳聚緱著

同里

陳齊簡亭 全校
姪宙和葆真

節南山 八則

此詩在昔止名節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
註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孔叢於節南山見忠臣之
憂世也編輯已在毛公之後董子賢良策云周室之衰其卿
大夫緩于誼而急於利以推讓之風有爭田之訟故詩人刺
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時未有四
家詩董子亦斷章取義耳

節與正月雨無正皆平王東遷以後之詩尹氏即隱三年夏
四月辛卯卒之尹氏也家父即桓八年天王使來聘之家父

也若當幽王時家伯冢宰黨於皇父家父奚暇轉刺他人孔
疏泥序說以凡伯仍叔爲例余謂伯爵可以通稱家父爲字
當有專屬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明繫仍叔後人且雲漢作
於仍叔第見小序非若此詩之顯道姓字也孔疏又云古人
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因舉孔父爲例据世本孔父名嘉傳
春秋者爲孔子而諱其祖况正考木金其名亦絕殊矣韋昭
毛詩答雜問定爲平王時詩安成劉氏曰國旣卒斬喪亂弘
多降此鞠凶降此大戾皆似東遷以後語古人有先得我心
者良可快也

集傳於二詩亦以舊說爲疑而不顯加駁正然觀節詩柄云
此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但稱王而刊去小序幽字
可云慎矣
國旣卒斬何用不監謂驪山變起於猝然當監戒也依李氏
訓卒爲終國旣終斬矣下語不幾贅耶

有實其猗謂艸木有成實者猗猗然也蓋即私門莠李之意
毛鄭皆失之

不弔昊天毛訓弔爲至鄭箋至猶善也皆難通集傳旣不見
愍於昊天矣不宐久在位而空我師也詮解最合

昊天不傭韓詩傭作庸常也君子如屆舊訓未安按集韻屆
古作暨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鄭箋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
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其說之鄙悖如此集

傳謂尹氏任姻亞之小人卒使民受其勞似矣而猶未盡愚
謂說詩之道旨已得者不當求新義未安者無容蹈故要在
合心理情勢而諦審之即如周室東遷蘇氏以爲平王失計
此不達時變之論明惟王文忠禕嘗一辨之而不得其要領
按晉語史蘇曰褒姒有寵生伯服逐太子而立伯服太子出
奔申鄭語史伯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是平王
長育外家諸侯迎而立之非由鎬京東徙也且平王在位五
十一年即使生於宣之末幽之初當驪山禍作猶在冲齡未
可以畏寇遷都蔽罪平王據千寶搜神記幽王生於宣王三
十二年其即位也年甫十四平王之幼從可推矣且爾時宣
王舊臣淪亡已盡故尚書文侯之命曰罔或者壽俊在厥服
即錫命文侯亦在旣誅攜王之後非平王初年事史遷周本
紀晉世家皆失載而於秦本紀中乃云襄公以兵送平王平
王封爲諸侯賜岐以西地者皆妄也平王即位旣久不知自
強委政尹氏有辜人望故家父勤懇言之一則曰弗躬弗親
庶民弗信再則曰不自爲政卒勞百姓嗟乎以平王之孤弱
乃能迓旣去之天命收未散之人心二雅詩人若家父若衛
武公和大有維持夾輔之力而惜乎抹殺於漢儒也依小序
作刺幽詩幽在位十一年耳吉甫之子伯封亦賢人也豈伯
封沒而其子復爲太師乎抑尹氏與皇父共爲太師乎竹書
混尹氏皇父爲一人按常武詩旣稱太師皇父又云王謂尹
氏是可牽湊爲一乎種種謬戾辨之竟不勝辨

正月五則

或疑夏正四月必無繁霜補傳云漢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艸晉武帝咸寧九年四月隕霜傷宿麥

明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猶不信爲東遷已後之詩施針膏膏亦無益矣

終其永懷乃懷安之懷也又窘陰雨載輸爾載詩人顯以驪山爲鑒

終踰絕險曾是不意謂無可諉其難也而曾不加之意乎昏姻孔云王氏曰昏姻甚稱說其爲善也天天是椽蘇氏云天之天孽並出而椽喪之

孔叢子子思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士庶人莫敢矯其非詩曰具言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家語孔子讀詩於正月六章惕然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詩曰謂天益高不敢不局謂地益厚不敢不踏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孔子子思說此詩皆斷章取義而文中子亦嘗效之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文中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文中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義曰其車旣載乃棄爾輔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文中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旣而曰不可爲矣如此稱詩

瀟洒自得即使阮逸偽撰頗勝漢人移莠作李強不知者以
為知

十月之交 五則

小序大夫刺幽王也按周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山皆震又云
山川竭岐山崩唐曆志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入蝕限事
皆脗合鄭譜乃謂十月以下四詩皆屬厲王毛公為詁訓傳
時移其次第則鄭氏亦知小序為毛公作矣亦疑小雅有刺
幽詩必有刺厲詩而不憚反毛立說矣然以此詩屬厲鄭氏
自貽敗闕先儒已詳辨之按魯詩豔妻作閹妻漢書谷永疏
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閹妻驕煽日以不臧是說魯詩者本與
毛異尚書中候擿維貳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

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吳載震
隋經籍志有鄭氏所註尚書中候夫以魯詩為据猶之可也
信及緯書陋矣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歷法日食前後兩望月必常食彼月蓋
九月之望也月食亦為變較日食則為常耳此日而食於何
不臧言未知災禍之應若何不善也日食余別有說

皇父卿士此以土卿而執政也猶左傳云鄭武公莊公為平
王卿士皇父乃申后之族非褒女之黨其作都於向者將避
位而營私窟也故末章以自逸譏之番惟司徒韓詩番作繁
漢有御史大夫繁延壽其字音幡家伯冢宰本作維宰今從
鄭氏改本仲允膳夫周禮膳夫天地有裁則不舉又觀雲漢

詩翰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今災異迭出而羣臣泄泄故並譏之未必六子皆小人之尤黨於皇父褒女也蹶維趣馬當即蹶父之後橋維師氏漢書橋作萬漢有游俠萬章豔妻煽方處孔疏謂番為司徒在鄭桓公前此時褒姒未立為后不當稱妻引曲禮天子之妻曰后為難余謂昏義天子八十一御妻艷妻何不可稱班婕妤賦哀閼褒之為郵蓋魯詩之訛沿用者久矣

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註河南柘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畿內路史謂皇父作都之向在沛國龍亢與當時情勢不合一統志向城在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南即周向國左傳向姜不安莒而歸此可證皇父亦姜姓非尹姓也
悠悠我里顧野王作癉非也詳味詩意乃東都大夫所作天命不徹謂不洞達乎天命我不敢傲我友自逸與谷風之念昔者伊余來暨語妙相等

雨無正 四則

篇名難解前輩皆云當闕之以俟知者至朱子而無定說更何望焉序云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此種議論必杜林衛宏輩襲公羊賈星如雨之文強以字說說詩耳劉元城云韓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此亦後人妄增愚謂篇名本爾無正後乃訛爾為雨詩固摯御所作亦在平王之世不然曷以云周宗既滅靡所止戾耶若以為

厲幽詩熊渠畏伐而自去王號戲舉烽火而諸侯畢至曷以云莫肯朝夕耶

饑成不遂或云觀王風中谷有推當屬旱災任昉述異記周平王二年十旬不雨祭金魚神而雨降余謂詩不必作於是歲蓋與戎成不退皆推本前事而言

謂爾遷於王都非東遷以後決不憑虛着語風雅六義古今同一揆也何必起詩人于九原而後信為實然哉

平王始建東都西京世臣扈從者少故文侯之命云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左傳伯輿之大夫瑕禽亦云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脩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作平王詩讀最合當日情勢

小旻二則

序云刺幽鄭氏改為刺厲已屬無稽謂小旻小於十月之交雨無正則尤謬矣蘇氏云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大雅有大明召旻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愚謂孔子斷不刪及大雅小旻小明蘇說近是然亦有不可解者有饒簋殮何以不稱小東而稱大東周頌何以亦稱小苾

是用不集疑售字之訛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謂行路而與處者謀也下章謂作室而與行者謀也末二語顯然比體五章六章亦然

小宛二則

自毛鄭迄蘇呂均失其旨朱子說是詩以孝友為主而不遺
憂時之意可云獨闢蠶叢愚謂中原有菽言民養為先也螟
蛉有子言教不可缺也率場啄粟言賦歛日繁也宜岍宜獄
言刑罰不中也但詩人於教家之道顯切言之而於憂時則
微晦其詞所謂惴惴小心如臨於谷也

彼昏不知壹醉日富鄭氏以賓筵為衛武刺厲故此詩亦移
幽作厲按列女傳幽王惑於褒姒出入同輦飲酒沉湎倡優
在前以夜繼晝當從小序作刺幽詩

小弁 五則

序云太子之傅以刺幽王良然趙岐註孟子謂尹伯奇詩論
衡亦云伯奇被放首髮早白詩云維憂用老總不如毛義為

長吉甫惑於後妻此與衛七子之母不安其室同一家事耳
孟子曷以云親之過大耶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猶商子所云山陽之楸高高而上父道
也山陰之梓晉晉而循子道也毛傳以為父之所植泥甚

雉之朝雒尚求其雌與末章逝梁發苟皆其傳述太子之情
兼及廢后之事若伯奇則母已久喪語皆不合且何必云跋
跋周道鞠為茂艸也

俗云飛鳥入懷殺之不祥即投鬼先之之意

伐木倚矣說文倚居何切從後牽也析薪樵矣舊本作拖湯
戈切錢氏云以手離之之義予之作矣佗即他謂遣予他適
也是時宜白已在申國故云然毛氏訓加不可從

西堂詩學卷第七
巧言何人斯巷伯 共九則

皆刺讒詩以顛相次即九章之惜誦惜往日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以斯干詩為證當在幽王之世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明是刺用小人不當依毛傳云桐梓良
材蛇蛇碩言出自口矣歐陽謂徐婉敢為大言出口而無忌
憚最得其肯唐永徽間徐世勳勸立武后云此陛下家事何
必更問外人許敬宗云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皆此
顛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愚謂讒者乃號石父也幽王以石父為
卿用事與褒女比廢申后逐太子詩次於小弁之後豈徒為
一已遭讒而作哉地志云弘農陝縣故號國也有號山在陝
縣西二里臨黃河可為左證詩故云讒人指褒姒無拳無勇
既微且尫是可加之褒女乎

樂書包犧氏灼土為埴呂覽倕作埴篲雖未可遙斷然土音
惟埴后夔典樂八音克諧則埴之由來舊矣世本云暴辛公
作埴蘇成公作篲業已無稽序者因詩有維暴之云且見吹
埴吹篲句遂以為蘇公刺暴公宜朱子直斥其謬

爾雅注埴燒土為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小
者如雞子而宋太樂舊埴有七孔景祐馮元樂記又云太樂
埴八孔明代樂部注上一吹竅前三後二則於按指稍便而
仍不失古來六孔之法爾雅注篲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
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鄭司農注周

禮云箎七孔其說與古銅龔胎合班固云十孔蔡邕云六孔有距廣雅云八孔皆不合古法

三物以詛頗似春秋俗尚左傳桓王八年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杜氏以爲蘇氏叛王故淮南精神訓云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高誘注訟閒田者虞芮及暴桓公蘇信公是也春秋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於暴杜氏註鄭地路史暴新公采鄭邑也一云隊然而蘇暴構怨迄無明徵吾不敢據序說而斷爲桓王之詩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旣張而漸大也言舌不必及踵史天官書箕爲敖客曰口舌敖即侈意六章七章皆六句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復出宜刪投畀有北當從毛傳北方寒涼不毛之

地或引漢地志曰南郡有北景縣謂地在極南開北戶以向日景者非也王子年拾遺記黃帝去蚩尤之凶遷其民惡者於有北之鄉

緇衣云惡惡如巷伯寺人之言而孔子取之所謂不以人廢也沔水云我友敬矣讒言其與此詩亦云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可知止謗自修道惟一敬

谷風 二則

此舊臣放廢而作當與伐木詩互觀子思語穆公曰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猶此旨也

自毛傳訓叩之谷風爲東風習習爲和舒後儒因之末章所由曲折辭費谷風谷中之風習習乃相續之意自陰雨而頽

而草死木萎風勢以漸猛厲正以興世情之涼薄耳

蓼莪二則

舊說皆以為孝子不得終養而義有未盡余讀大戴禮用兵篇夫子稱詩曰鮮民之生矣不知死之久矣乃悟蓼莪孝子其父母遭兵而死故言之有餘痛也觀王裒門人之廢蓼莪尤信

莪莖可生食蒸尤香美至秋變為蒿蔚實一物也詩人自痛齒長而不成材故用以為比

大東四則

小序刺亂也其語泛設又云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朱子詩序辨云譚大夫不知何据按周語襄

王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韋昭註譚伯周大夫其事可以牽合而世次太後且莊王十三年譚國已滅於齊故內傳第二云獲原伯毛伯而無所謂譚伯也雪山王氏曰平王遷於王城此大東也敬王避子朝之難又去王城而入成周此小東也升菴好異而激賞之不可為訓

或云序稱譚大夫者蓋以兗州有織文之貢而譚國於濟南與所云小東杼柚者既可牽合又漢有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設於齊地貢禹疏云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說詩者蓋假此以諷耳余謂既識其訛必得真是者而後已焉洛誦數過乃悟西人之子必屬褒女因而推勘全詩迎刃輒解

有饜簋殮有捄棘七舊惟歐陽豐饒之辭畧近而不如王氏饋客之說余謂首章與糾糾葛屨六句對照周之盛時諸侯朝王而燕饗之其饋食則有饜簋殮也其升俎則有捄棘七也禮書喪祭之七用桑待賓客之七用棘小東大東杼柚其空與西人之子四句對照為裂繒而發也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謂行役之久也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顯用戲舉烽火事有冽沆泉無浸穫薪與白華詩漉池北流浸彼稻田大旨相近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即所謂豔妻煽方處也褒國在西蜀隱約言之舟人之子熊羆是求鄭箋世臣降為冥氏穴氏蘇傳所服非其所有集傳依毛公訓富均失其旨按鄭語史伯云禿姓舟人韋註舟人國名路史舟人後

裔有晉大夫舟之僑蓋褒女為內寵而舟人為外嬖也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則戚黨蟠固矣或以其酒不以其漿列女傳所云飲酒沉湎以夜繼晝也韜韜佩璲不以其長傳所云倡優在前鄭語所云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七襄七次周駕也織女七襄不成報章非謂申后之不見答乎牽牛不以服箱歲凶也啓明長庚皆太白宣王末年太白入昴老子知為兵亂見徐岳數術記遺又後漢蘇竟傳云畢為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晉書畢八星主邊兵有捄天畢載施之行西戎之禍其端已兆南箕不可以簸揚北斗不可挹酒漿謂箕歛亟而十室九空載翕其舌西柄之揭且憂讒口易樹而斗機絕綱矣是詩洞達天人非伯陽父之流斷不能作

桂陽成武丁云七月七日織女暫詣牽牛見梁吳均續齊諧
記固不足信史天官書織女天帝女孫其說已幻淮南亦云
烏鵲填橋枚乘迢迢牽牛星一詩猶得興比之義謝惠連詠
牛女直云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傾河易迴幹歎情難久
淙則以人間比天上而辭愈褻狎矣漢詩復有云南箕北有
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魏晉人皆襲用其
語以爲天星徒有虛名而大東一詩千古遂失指歸甚哉隨
人作計者之不可與於讀書也

四月三則

或以爲行役或以爲憂亂皆泥其文而未得其旨先祖匪人
歐陽謂既屬小雅詩人必不斥其先祖良然而乃自解云世

祿在位之臣自其先祖以來所任已非其人當時何安然忍
予之祿位者蓋未見其害也其說比鄭箋更舛滔滔江漢南
國之紀鄭箋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固屬
不倫後儒亦無善解余謂江漢之詩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
我疆土此乃所云南國之紀也詩作于召穆公後人故首章
以王忍於棄舊而曰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第六章追述前功
又曰盡瘁以仕寧莫我有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本合夏正張翠屏云徂暑者言自此而
往以至於盛暑也亦通

廢爲殘賊莫知其尤蓋指皇父虢公之屬本貴胄也而頽其
家聲維以告哀孔叢云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大義得之

詩與四牡反對然亦不能定其在何王之世晉悼蒐於綿上左氏引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哀也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可証其為哀周之詩而已呂覽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豈惟不解孟子即北山全文似亦未經寓目而侈然自以為懸金不易之書噫異矣

無將大車三則

荀子大畧篇云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序說本荀未必體源卜氏

朱子詩序辨云不識興體而悞以為比旨哉言乎愚謂興體極活并不必粘行役勞苦蓋憫王室之將亂而付之無可如何耳祇自底今底當作痕

是詩純乎風體而介於北山小明之間豈序者不得其人與地姑以為大夫諷刺之作與

小明三則

厲王流於彘大夫之從行者歷時既久悲傷而作出申培詩說余謂小雅必有厲王詩篇中三稱其人與二相共和之說頗合又觀其毒太苦涕零如雨自貽伊戚畏此反覆諸語亦氣合當日情勢若但以行役而作命使二年非久羈也何至

悲憤如是末二章以靖共正直規切周召二公蓋于位攝政
伊尹而後事不再見有周召二公之志烏可無小明大夫之
詩
二月初吉周正之十二月朔也下故云載離寒暑日月方與
翠屏張氏謂與厥民隩同義此則不然日月方除歲除也從
二月而溯其前日月方與向暖也從二月而推其後三章豈
必一律耶
至於允野毛傳遠荒之地爾雅埤蒼亦不能詳淮南云野彘
有允苜但指以爲惡艸按藥性有名允者秦中所產似允野
非遠荒也當從方音讀鳩

鼓鐘四則

鄭氏注中候握河紀謂作於昭王之世而詩譜仍依序說以
爲刺幽按史記昭王南巡狩卒於江較諸幽王猶可附會歐
陽本義云旁考詩書史記無幽王東巡事何由遠至淮上而
作樂或据左傳楚靈會於申椒舉曰幽王爲太室之盟戎狄
叛之淮水出南陽胎簪山至桐栢而大桐栢與太室皆豫州
山且杜預註以太室爲中嶽是亦可證爲幽王也余謂不然
嵩山太室祠盛於漢武周時未列中嶽蔡邕明堂月令論引
古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然則幽王所盟者乃
鎬京明堂之太室也

本義又云詩先言憂心而後言君子不知憂心者復爲何人
卒章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其辭甚美又疑非刺且南非南

夷之樂不知當指南籥抑爲周南召南皆當闕其所未詳余謂此穆王之詩左傳穆有塗山之會塗山在今懷遠乃淮南之地一証也竹書十四年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架鼃鼃以爲梁遂伐越至於紆荆人來貢則淮之南北車轍屢經又一証也且穆天子傳爲盛姬謚曰哀淑人天子東征釣於漯水以祭淑人是曰祭丘姬祥祀畢哭終喪於躡氏庚辰舍於茅尺於是禋祀除喪始樂素服而歸是曰素氏天子永念傷心乃思淑人盛姬於是流涕則淑人固有所指而憂心且傷懷允不忘皆非泛詞惟末章語意稍別然傳中廣樂之奏無地不然亦未嘗不符合也以推以南南自當指南籥齊魯詩有韎任朱離句皆由西漢不行左傳而悞者且以章句爲詩辭

熊朋來經說云古者堂上樂皆受笙均堂下樂皆受磬均琴瑟堂上樂也小雅言鼓瑟則曰吹笙即瑟受均於笙之証鞀鼓管笛堂下樂也商頌言鞀鼓淵淵嘒嘒管聲則曰依我磬聲即鼓笛受均於磬之証不然鼓鐘欽欽雅南合奏豈無他樂器同音而特舉笙磬言之余謂熊氏之說未允堂上之樂以琴瑟爲主堂下之樂以笙爲主其曰鼓鐘曰磬者備金石之奏以爲作止之節也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併樂章舞容而盛稱之矣

陸堂詩學卷第八

陸堂詩學卷第八目錄
楚茨信南山 共六則
甫田大田 共八則
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 共六則
鴛鴦 二則
頰弁 二則
車牽 二則
青蠅 二則
賓筵 四則
魚藻采芣 共四則
角弓 三則

陸堂詩學卷第八目錄

楚茨信南山 共六則

甫田大田 共八則

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 共六則

鴛鴦 二則

頰弁 二則

車牽 二則

青蠅 二則

賓筵 四則

魚藻采芣 共四則

角弓 三則

苑柳都人士 共七則

采綠 二則

黍苗 三則

隰桑 二則

白華 三則

緜蠻 二則

瓠葉 二則

漸漸之石 二則

苕之華何草不黃 共四則

書小雅後

陸堂詩學卷第八目錄

陸堂詩學卷第八

平湖陸奎勳聚緱著

受業 黃百穀 稱登 麟學言 全校

楚茨信南山 共六則

朱子云楚茨精深宏博如何做得變雅又疑楚茨以下十篇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為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絕無一言以見其為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錯脫在此耳愚謂小序刺幽之說至此更無可通不知前輩何以仍然曲解今讀楚茨云以往烝嘗信南山云是烝是享不待晦翁發蒙詩人業已自下註解

我藝黍稷我倉既盈蓋諸侯躬耕籍田藏之御廩以供粢盛

也絜爾牛羊絜通潔長樂劉氏云在滌而芻之也祝祭于祊
孔疏疑祊稱有二一是正祭之日既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
之內一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集傳主前說
汝礪朱氏謂有正祭之祊無繹祭之祊其辨甚確先祖是皇
集傳訓皇為大為君錢塘沈崑翰融註云皇者神來而處尊
位儼若君臨也又云神無形故曰皇尸有象故曰饗雖根據
集傳而以神保為尸尚覺可商或云諸侯之祭嘗烝皆祫太
祖之尸既稱皇尸餘尸第稱神保說近似而無徵朱子云神
保鬼神之嘉號楚詞曰思靈保兮賢媵蓋古語然也語錄中
嘗自辨其悞舊說無可採者詩總聞云神保尸之贊相也凡
饗凡酢凡歸皆贊相導之保氏掌祭祀之容恐亦是此職王

氏此條甚允

為賓為客連下獻酬交錯讀其義自明毛傳鄭箋割屬上句
故不可通鼓鐘送尸箋引大司樂之文尸出入奏肆夏蓋天
子之禮也集傳何故仍之豈以諸侯燕禮賓及庭奏肆夏則
用以送尸其說猶可借耶孔惠孔時惟其盡之謂順時行祭
而無缺也

信南山較諸楚茨禮簡辭畧然亦諸侯烝祭之詩於五六章
見之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遂東入溝其畝在南遂南入溝其畝在
東畫井之法自內及外也但所謂九遂入一溝九溝入一洫
九洫入一澮九澮共入大川亦開方者舉一同之成數而約

畧言之不可泥也詳見余戴禮緒言
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管王氏劉氏謂王執鸞刀以親
殺此據郊特牲君肉袒親割之文而實不可信按特牲少牢
之禮士大夫祭亦視殺而不親割惟祭義云卿大夫袒而毛
牛尚耳鸞刀以割取腓骨乃退燭祭祭腥而退與詩言適合
蓋卿大夫助祭於君之禮

甫田大田 共八則

周禮凡國祈年於田祖歛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畷二詩皆言
田祖田畷而意主祈年其為幽雅無疑若以楚茨二詩攔入
則或說之悞也

歲取十千周制通力合作計畝均分詩人約計一成之田當
有萬畝入數其量本無定也箋云上地穀畝一鍾鍾數六斛
四斗無乃好為持論而開厚斂之端乎

我取其陳三句集傳曲折盡致序於詩中美詞不可強通則
以為傷今思古朱子辨云序專以自古有年一句生說而不
察今適南畝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愚謂自古有年與載芟
之振古如茲良耜之續古之人語意皆同不惟可破刺幽之
疑兼可證實幽雅之說

齊明順文若中庸之訓齋戒明潔亦無不可禮運鄭註土鼓
築土為鼓也蓋在未合土之先今詩既云琴瑟當依杜子春
周禮註以瓦為匡兩面用草

曾孫外內祭之通稱來止勸農也以其婦子三句純用幽風

鄭箋故易其義謂后與世子隨觀農事而設食以勸之宜為
王肅孫毓所譏

曾孫之稼一章乃祈禱之詞猶淳于髡下田澆邾之祝大田
三章四章亦然但為農人措辭微有異耳
螟螣蝻賊毛傳分四種按螣即蝗也玼疏螟似蚘蚘而頭不
赤說可從蝻為螻蛄賊似飛李中蠹蝨赤頭身長細說皆悞
蝻賊即蝗之大而害苗者瞻印詩蝻賊蝻疾賊義同疾字書
增螿字大謬秉畀炎火舊說以炎帝神農為田祖即此可徵
唐代捕蝗設火掘坑且焚且瘞經學乃如此施用耶
有滄萋萋水氣也呂覽漢書皆作興雲祁祁觀韓奕詩祁祁
如雲可証興雨之沿訛

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 共六則

瞻洛繼車攻而作詩故云成康時詩余觀韎韐有奭以作六
師君子萬年保其家邦為辭猛厲矜張當屬宣王裳華彷彿
蓼蕭而意味差薄亦屬宣王詩桑扈以顛相從觀崧高詩有
云維周之翰烝民詩有云式是百辟疑亦作於吉甫之流
洛非雍州之浸當指東都而言初學記周官豫州其川滎雒
與伊瀍二水為三川秦於河南置三川郡按水經云洛水出
京兆上洛縣冢嶺山經上洛弘農河南縣盧氏蠡城陽市宜
陽洛陽合伊瀍穀澗之水至鞏縣而入河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據今說當解云惟其資深逢源是以表
裏如一然觀左傳祁奚舉子引二語以美之竊謂裳華之作

本以美諸侯終世入覲者與大雅韓奕畧同鄭箋君子斥其先人於義良允歐陽本義駁之非也朱子舊說亦從鄭氏作肖似解

君子樂胥觀魯頌於胥樂今當從毛氏訓胥為皆左傳成十四年衛侯饗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則此詩本屬燕饗可証序說刺幽之妄

箋以兕觥為罰爵觀檀弓既畢獻謂之杜舉罰爵始自晉平公詩中從無此義

鴛鴦二則

以畢羅為興謂凡物皆可致也然而詩人興意直重其為匹鳥耳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以馬之食芻粟與天子福祿之養於義安乎竊謂此婚禮所用樂歌猶車牽之四牡駢駢六轡如琴也白華亦云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可以旁証漢後諸儒於此詩未得其旨皆悞於婚禮不用樂一言余於郊特牲嘗詳辨之

頍弁二則

與伐木相似而死喪無日無幾相見語益悲涼可以目為變雅

有頍者弁董氏曰頍者圍項而結之也蔦與女蘿鄆璞云寄

生樹一名蔦毛傳以女蘿爲莨絲非也女蘿施松自是松蘿
先集維霰說文云霰稷雪也家農師謂之米雪

車牽二則

此燕樂新婚也而曰德音來括令德來教其義通於關雎本
於易之家人世俗昧之久矣

辰彼碩女當從列女傳辰作展雖無德與女與之爲言助也
鮮我覲爾鮮之爲言新也覲爾新婚以慰我心結處透露本
旨詩中甚多此體

青蠅二則

左傳會於向戎子賦青蠅而退詩之嫉讒從無異解竊恠詩
人詠物不過偶爾寄興乃昌邑信讒夜夢蠅矢積階明皇友

愛鶴令千數栖集殿樹一經品題物以類應孰謂言詩而可
昧厥指歸乎

袁孝政注劉子云魏武公信讒詩人刺之此乃沿襲之訛或
云厲王使衛巫監謗詩語甚簡可以移幽作厲余謂當從序
說刺幽構我二人隱指申后宜白

賓筵四則

不觀毛鄭不知集傳之妙一章二章體認尤精馬貴與謂朱
子故反序說刺刺不休是誠言詩而失之愚然謂衛武公飲
酒悔過必無刺幽之意則其見亦未免拘墟

安成劉氏云當與抑詩叅觀余謂武公本酒誥以立言燕而
舉疇射而所爵猶所云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也

子孫其湛酌彼康爵猶所云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也三章至末亦從德將無醉在今後嗣王酣身翻出本誥之意用箴之體雖侯國而可列於雅必謂平王降雅爲風斯亦不攻自破矣各奏爾能猶中庸所云旅酬逮賤也以奏爾時猶魚麗所云物有維時也

由醉之言俾出童殺謂因醉而言多妄耳觀抑詩彼童而角實虹小子其義自明集傳用鄭箋箋語多拙間有失之巧者

魚藻采菽 共四則

史通云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以知幾之史才說詩猶不能自具隻眼煬帝覽薛道衡

頌而斥爲魚藻之義更無足恠

王在在鎬有那其居以爲宅中而圖治可也以爲慎位而安止亦可也辭意簡括當屬武王時詩若以爲刺則是風體而非雅音前人因編於衛武賓筵之後遂云刺幽耽酒吾知其無据也

采菽義無可刺兩言君子來朝詩人早已自揭其旨謂天子燕饗諸侯以類相次可也未敢信爲答魚藻之詩

路車乘馬同崧高言觀其旂同廷燎萬福攸同同蓼蕭汎汎揚舟同菁莪而末二語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調卑氣竭頗疑記錄有訛今就文解之三章云彼交匪紆天子所予則以優游者爲罪戾蓋警戒之辭也

惟偏故蔽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是也惟貪故危受爵不讓至於已斯止是也老馬反爲駒言齒長而如童也如食宜餽如酌孔取貪目前之醉飽而已

小人與屬詩人謙已之詞莫肯下遺謂息不下逮也式居婁驕婁通屢如蠻如髦我是用憂蓋逆知有西戎之禍髦亦國名山海經有髦民國近積石依姓

或云此周襄王詩母教孫升木如蠻如髦皆謂用狄伐鄭也然世次太後當從序說刺幽幽王時不惟申后被廢周召世臣皆失其職雖以鄭桓爲司徒亦不足以救敗矣

菀柳都人士 共七則

二詩皆東遷以後之雅非敢創爲異說再三翫味愈見其然春秋傳桓王三年鄭伯朝王王不禮焉周公黑肩諫王不從是詩人所由刺也居以凶矜舊說俱不可通按平王崩使武氏子求賻桓王三年冬京師告飢魯爲之請糴於宋衛齊鄭豈非凶矜之明證乎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興也有烏高飛亦傳於天興已之忠於王室也集傳用鄭箋乃與首二章意義各判序云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全用公孫尼子緇衣之文烏可嫁名卜子耶

彼都者懷西都而有作也行歸於周周非鎬京當依毛傳作忠信由衣服而及言行又推本於忠信乃足以爲民望也左

傳襄十四年楚子囊卒君子謂子囊忠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乎周萬民所望忠也按韓詩無此首章故服虔左傳注猶云逸詩

綢直如髮王氏云言其德性之善也補傳云安有一詩三言髮而一爲比二爲賦者謂首飾綢直一如髮之本然亦言其儉素也余謂補傳句解則密矣然詩人所以稱臺笠緇撮綢直如髮者豈徒取其儉素乎鎬京陷於西戎一變而成爲秦俗蓋其寄興猶之黍離稷穗也未可泥物而求也

謂之尹吉尹氏平王世卿韓姑蹶父之女世久而稱爲著姓詩作於東都何疑

魯詩說知爲東遷以後之詩然以爲尹伯封作豈有伯封而

自詡女作門楣者

采綠二則

孔氏正義云婦人之怨曠非王政而錄之於雅者以行役過時是王政之失故錄之以刺王也依孔說與王風君子于役何異

後漢劉瑜疏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似矣而猶失其旨余謂宮中女史所作五日二句隱刺褒女專房之寵之子于狩言韞其弓維魴及鱖薄言觀者觀列女傳王嬖褒姒弋獵不時出入同輦其義自明如今說乃指爲比肩夫婦恐不堪列諸雅詩

黍苗 三則

崧高明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因是謝人以作爾庸而序云刺幽劉歆謂建元詩家不能貫通全經非妄詆矣城謝而歸功召伯可見營洛之命邦伯亦屬方伯而非牧伯嚴氏詩緝云二章營謝也三章平淮也平淮豈二千五百人所能勝任乎
泉流既清按謝城因水得名水經注泚水又西南流謝水注之水出謝城北

際桑 二則

與菁莪相似疑亦天子視學行禮養老乞言之樂歌

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產賦際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

章是詩用意不深即論句調亦惟卒章稍覺流動

白華 三則

興比入妙長門之賦當拜下風

天步艱難辭氣忼爽決非出自宮闈伊川云碩人蓋指申后亦猶碩人其頤指莊姜也顏師古注漢書亦謂白華詩周人刺幽王廢申后而作

滌池北流水經注鎬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滌池合水出鎬池西而北流入於鎬毛詩云滌流浪也而世傳以為水名

縣蠻 二則

序云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程子謂教載絕不成語朱子詩序辨謂無刺大

臣之意是皆然矣乃集傳改毛傳之興為比專主微賤勞苦者而言妄謂與黃鳥集穀之詩義俱可商榷不肖者按周語單襄公云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闕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司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膳宰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宮正蒞事上卿監之可知縣蠻一詩因出使之困而作蓋周室既衰官之失職者多矣

瓠葉二則

此燕飲之樂歌瓠葉兔首約舉之耳說者謂物薄而情濃於

義亦通

劉昆當王莽世教授弟子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兔首余觀董子繁露云人有聞諸侯之君射狸首之樂者於是斷狸首懸而射之曰安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昆之取用是詩得毋相類

漸漸之石 二則

序云刺幽按幽王無東征事魯詩說桓王伐鄭將帥不堪勞苦而作是詩亦屬牽湊竹書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則與詩所云武人東征不遑出矣者頗合又水經注潼水又東南流逕臨潼成西又東南至嶢石西南入

淮淮水又東逕浮山浮山北對嶼石山則詩所云漸漸之石
山川悠遠者皆有明據

有豕白蹄烝涉波矣諸說皆依毛氏以豕涉波爲雨徵吾未
聞豕性知雨也當興辱在泥塗耳或云四方斗中無雲惟河
中有雲相連狀如浴猪三日大雨見宋黃子發相雨書可以
釋涉波之義此與總聞所云江豚兆雨皆新而鑿

苕之華何草不黃共四則

苕華若在國風可稱絕調不知何故入雅今強解之苕之華
魚麗之反也何草不黃林杜之反也是乃所云變雅也

友人孔希逸云將羊墳首三星在鬻祗八字而凶荒之景畢
集於目其妙蓋在用興也稱詩者從此悟入張文昌山農詞

聶坦之田家詠更不足道

人可以食鮮可以飽飢饉極矣此詩疑作於厲王流彘連歲
大旱之時作詩者亦小明大夫之流

詩故云幽王之世鮮所征伐蓋指烽火徵兵事余謂詩以草
黃起興爲防秋者作也曰經營四方則不獨如京師矣曰哀
我征夫獨爲匪民念其室家又與揚水束薪相近惟末二語
有棧之車行彼周道甚合詩故之說然觀檜風亦云匪車偈
兮顧瞻周道安知非詩人閔周之作乎

書小雅後

小雅凡四體有用爲樂章者鹿鳴楚茨之類是也有專美其
人而不必入樂者如六月之於吉甫采芑之於方叔是也有

煩文以刺可誦而不可入樂者如十月節南山之於皇父尹
氏是也有絃歌之以爲鑒戒者如北山之反四牡谷風之反
伐木漸石草黃之反采薇杖杜是也以文義言美者爲正刺
者爲變兼音節而言常用之樂可法者爲正暫歌之詩可戒
者爲變其說自可通也必謂六月以下皆變小雅則膠固而
害於義矣鄭氏詩譜專重世次微論與孔門舊本未必相符
卽毛公所傳初不拘拘世次也烏可強據以立論哉自鹿鳴
至杖杜譜以爲文王詩余謂四牡常棣天保必非文王詩采
薇出車必屬宣王詩若南有嘉魚文王詩也由用爲燕饗樂
章故移南入雅王在在鎬義近大雅靈臺有聲此必武王詩
也鄭氏又信小序刺幽之說病在循乎篇次不復顧審文義
如余之說穆亦有詩祈父鼓鐘是也懿亦有詩沔水是也小
明漸石茗華厲王之詩非如鄭氏十月四詩之謂節南山正
月雨無正平王之詩苑柳都人士桓王已下之詩義所當然
不妨自我作古然而康昭共孝何獨無詩北山無將縣蠻置
之何代苦思勞神終有不能臆斷者夫作譜而不惟使人疑
之卽已亦自疑之是不如無作也

日食說附

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乃日之闇虛有時射月而月體亦足
以掩日則是二曜有相輔之功卽有相軋之勢也余嘗疑之
周禮庭氏有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夫日蝕修德尚食不舉是
爲省躬弭災之道伐鼓於社猶日以責羣陰乃因月食之故

挾弓矢而射太陽於義何居余向謂周禮一書非周公之舊
由集成於河間獻王雖大醇而不無小疵矣漢初母后干政
故小戴之記昏禮者曰男教不修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
不修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
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陰
事相提並論絕不知有陽統陰陰從陽之義而春秋則於二
百四十二年日食書月食不書小雅詩人直以月食爲常日
食爲變明乎居首出之尊位攬獨斷之大權勵不已之實功
致無瑕之盛業元后攸責厥維艱哉漢曆不詳交食之法魏
晉迄宋元曆家由疎入密凡推論日食者有八當食而不食
者有四魏楊偉曰月在外道先交後食者虧起西南角先食
後交者虧起東南角月在內道先交後食者虧從西北起先
食後交者虧從東北起去交度十五以上雖交不蝕十度以
下蝕十度以上虧蝕微少虧之多少以十五爲法會交中者
蝕盡月蝕在日之衝虧角與上相反也宋何承天曰月盈則
蝕必當其衝以月推日躔次可知又月有遲疾合朔虧蝕不
在朔望亦非曆意北齊張子信曰日行在春分後則遲秋分
後則速合朔月在日道裏則日食若在日道外雖交不蝕月
望值交則虧不問表裏隋劉焯曰凡日食月行黃道體所虧
蔽大較正交如累璧漸減則有差月在日道裏日應食間有
不食者月在日道外不應食而亦有食者交淺則間遙交深
則相薄月居外道此不見虧月外之人反以爲食交分正等

同在南方冬損則多夏虧乃少假均冬夏蚤晚又殊處南辰則高居東西則下視有邪正理不可一。唐一行曰張子信積候合蝕加時覺日行有入氣差然損益未得其正劉焯立盈縮躔度與四序升降而說未精詳當以二十四氣晷景考日躔盈縮而密於加時開元曆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蝕限加時在晝交會而蝕數之常也由曆數之中以合辰象之變觀辰象之變反求曆數之中循度則合於曆失行則合於占占道順成當執中以追變曆道逆數常執中以俟變知此說者天道如視諸掌周王朴曰日食起虧自西月食起虧自東其食分少者月行陽道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陰道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常數也立春後立夏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陽道交後陰道交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陽道交後陰道交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九道斜正也黃道比常數所偏差少九道比黃道所偏又四分之一皆據午而言之若午前午後一理偏南一理偏北及消息所食分數多少以定初甚末之分即各得所求也宋沈括曰日月之形如丸月本無光猶銀丸日之耀乃光耳初生時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日月氣也有形無質故相直而無礙黃道與月道如二環相疊而小差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爲之蝕正一度相對則

日食偏南月食偏北立秋後立冬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黃道斜正也陽道交前陰道交後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陽道交後陰道交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九道斜正也黃道比常數所偏差少九道比黃道所偏又四分之一皆據午而言之若午前午後一理偏南一理偏北及消息所食分數多少以定初甚末之分即各得所求也宋沈括曰日月之形如丸月本無光猶銀丸日之耀乃光耳初生時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日月氣也有形無質故相直而無礙黃道與月道如二環相疊而小差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爲之蝕正一度相對則

月爲之虧雖同一度而月道與黃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黃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凌掩正當其交處則蝕而既不全當交道則隨其相犯淺深而蝕元郭守敬曰當二極南北之中橫絡天體以紀宿度者赤道也出入赤道爲日行之軌者黃道也所謂白道與黃道交貫月行之所由也占人隨方立名分爲八行與黃道而九月道出入日道兩交相值當朔則日爲月所掩當望則月爲日所衝故皆有食然涉交有遠近食分有深淺皆可以數推之所謂交周者月道出入日道一周之日也日道距赤道之遠爲度二十有四月道出入日道不踰六度其月當黃道爲正交出黃道外六度爲半交復當黃道爲中交入黃道內六度爲半交是爲四象

象別七日各行九十一度四象周歷是謂一交之終以日計之得二十七刻二十二分二十四秒每一交退天一度二百分度之九十三凡二百四十九交退天一周有奇終而復始此八者推測之善術也或過至未分月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蝕或有小眚而天爲之隱則雖交不蝕此四者曆家以爲德教所致夫自其當食者而言則爲有定之數恐以弛法宮修省之心自其當食不食者而言又爲無定之數恐以便清臺疎漏之術二者將奚擇焉余謂日月之並行而不悖者常也交而食斯變矣交食而虧已食復明者常也交而不食則又變矣五星能救日乃天竺摩羅謬說月而變行可以預測月

離在陽曆本不應食惟當食時遇雨則陰陽和而災可弭然亦倖值之事焉可從而稱賀耶縱明知其爲數所當食猶必假此以省躬修德况乎星隕地震山崩水絕理不應見而事所駭聞者有不懍然遇災戒懼者耶此古來聖君欽若之深心貞臣教諫之微義非疇人星翁所能見及也至若治曆之家久而必悞者良由測驗不勤但矜布筭且彼所爲布筭者又不悟其所以然徒編爲至庸極陋之歌訣轉相授受故雖神筭如一行其術亦不能垂久延至守敬遂舉舊曆之積年日法埽而空之必以晷測爲先也然守敬以至元十八年成曆越十八年爲大德三年八月已推當食而不食大德六年又食而失推似乎授時之曆亦未盡善乃明初以劉基之絕

識不能改爲而襲用者且逮明季或者以爲重禁天文又不立筭博士故其弊至此余謂太史司天果能窺之以儀象測之以圭表準之以漏刻而又精之以籌筭人力殫矣天象偶違亦非其罪譬猶療疾而十中八九不失爲明醫臨陣而百勝一敗無損乎名將也不然如春秋魯襄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連書日食元順帝十八年六月戊辰朔日食十二月乙丑朔日又食豈日官所能上推而曆書所可預尅者哉 國家時憲曆用西洋法其推筭日食者曰節氣當求太陽真度如春秋分日乃太陽正當黃赤二道相交之處不當計日均分太陰小輪不止算得遲疾兼能測高下遠近大小之異交食多寡非此不確日月交食人從地面望之

東方先見西方後見凡地面差三十度則時差八刻二十分而以南北相距三百五十里作一度東西則視所離赤道以爲減差又云日食與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則先食後合在午後則先合後食凡出地入地之時近於地平其差多至八刻漸近於午則其差時漸少日月食所在之宮每次不同皆有捷法定理可以用器轉測而所造測儀六式及弩儀弧矢儀日晷星晷之屬具有巧思故交食久而不訛視舊曆誠爲精密然自己丑迄今已踰日月交周之期月頻食日不再食果天行之無爽與抑巖廊之兢兢業業有所以致其然者而西士會逢其盛也年少氣銳以一物不知爲耻聞弁山許心鑑之言曰談天者必十年窺測又二十年而後吉凶可驗藝

未成精已銷亡矣因絕意於天官之學後游京師借觀西曆秘而不出偶閱徐光啓測候諸說知其法用刻分秒微所謂根數引數均數者皆與授時曆略同而性不耐算仍復棄去近者徧覽歷代天文曆志竊歎雖有巧曆不離乎聖人之經曷爲舍此而驚彼哉班固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則洪範日月之行有冬有夏二語已啓之矣虞喜始言歲差其後益以里差視差虞書之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單辭足該之矣張子信悟日月交道有表裏遲速劉焯張胄玄因謂日月之食皆可以密率求而小雅十月之交一字且括之矣大衍著策固本乎易授時晷測亦但推演日中星鳥洛誥土中衛風定之方中之旨無能自破天荒也且周官挈壺秦令記候後人猶

能遵行弗失若唐虞之璿璣玉衡巧者雖以臆造造終疑其未合於古按夏曆本言日隨天而左行此有目者所共睹而宋代諸儒信以為實然者也曆家貪捷筭退度之便反譏夏曆為妄試思蟻磨之喻蟻則倚着於磨日豈礙定於天者哉據宋元史所載銅儀簡儀日皆右行一度人之所造與在天者適相反背沈括徒以月道不能環繞黃道舉而廢之不知黃道亦屬強設之器耳世之筭曆者能推左行之日躔造儀者能為空行之二曜則與天體符會而我始可釋然無疑嗟乎人所不能為者天也安得有是事哉雖然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焉知必無是人也

陸堂詩學卷第八終

陸堂詩學卷第九目錄

大雅說

文王 五則

大明 七則

緜 九則

棫樸 三則

旱麓 四則

思齊 五則

皇矣 九則

靈臺 四則

下武 五則

文王有聲七則

生民七則

行葦三則

既醉鳧鷖共六則

假樂三則

公劉八則

河酌三則

卷阿五則

辟廱靈臺考附

陸堂詩學卷第九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九

平湖陸奎勳聚緱著

大雅說

受業沈人儀若韓全校

大雅之別於小雅者何也集傳以小雅為燕饗之樂大雅為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要亦從其多者而言若據以為定例也攻采菽未嘗不施之朝會行葦鳧鷖未嘗不施之燕饗也詩序云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江漢征伐何以大於采芑卷阿求賢未見大於鹿鳴昔人已心焉疑之史遷云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則似未嘗玩味全詩者潛谷鄧氏云小雅王事大雅天道小雅親臣大雅格君試觀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曷嘗不言

天道而其格君者亦凱切矣嚴華谷詩緝云小雅雜乎風大雅純乎雅其說近之然而大小攸分不專視此近閱二程先生書稍悟指歸夫大雅直精于言理耳文王之篇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思齊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皇矣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板之卒章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烝民首章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微言奧義一一與大易中庸相為表裏此其區分之故雖國史樂官亦能見及而必藉聖人論定焉惜乎祖龍一炬天祿重校齊魯先亡韓詩繼墜專守毛氏之傳疑非孔門之舊耳張揖注上林賦謂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祇据今本以立說實則上自周召下迄

吉甫良夫西周六雅不過寥寥十餘人東遷以還獨有抑戒之衛武而已然則王之轉而為風者乃由世衰道污人材寢降之故而豈孔子以之貶黜平桓哉昔之論六義者必以頌為歸宿愚謂周頌辭簡而節短正如太羹玄酒之遺若夫其體廣大其旨精微必如大雅制作乃極黼黻文章之盛但以賦比興為三經而不詳興之特妙以風雅頌為三緯而不推論雅之詣極入神則於詩尚多漏義也世有解人苟能刊落浮華元元本本灼見夫雅之所以為大六經四子一以貫之可矣

文王 五則

呂氏春秋云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

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呂氏知詩作於周公而不知文王之爲追謚踈矣國語兩君相見之樂義固不備即以爲天子諸侯朝會樂章亦非緣起朱子云周公以戒成王蓋就篇中王之蓋臣無念爾祖繹出文王受命作周序猶依詩衍說鄭戕直云受天命而王天下蓋惑于中候所云赤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戶再拜稽首而受也按緯書多出漢哀平間何足徵信尤可惡者劉歆作三統曆妄稱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歆固新莽之佐命也而後儒沿襲之者何也自二章至末首句皆啣尾而來陳思王送白馬王始仿其體

晉宋人多襲用之然此詩之妙在義理不在格調也逸齋補傳云貫而通之雖不分章亦可此則不知樂章之有節奏而漫爲持論者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王文憲作丕顯丕時古書多以不爲丕如詛楚文敢昭告于不顯大神可證

殷士膚斂裸將于京謂微子來助祭也命之不易無遏爾躬歐陽云知天命之不易無使至爾躬而止蓋戒王也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朱子舊說云當布明善問而度殷之所以廢興由于天者義較直截

大明 七則

稱詩戒王觀首章可見然言王季而及太任言文王而及太

妣皆以歸美武王也

周語摯疇之國由太任韋昭註云摯疇二國奚仲仲虺之後太任之家唐世系表祖已七世孫曰成徙國于摯傳氏曰摯為殷商畿內國故云自彼殷商來嫁于周國名記云蔡之平輿有摯亭按平輿故城在河南汝寧府城東曰嬪于京鄭箋周國之地小別名也余謂京古通原即繇詩所云周原膺膺詩解頤云由父母家言之則曰來嫁由夫家言之則曰嬪于京

在洽之陽在渭之涘集傳洽水名本在同州郃陽夏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逕此入河按說文漢地理志皆作郃陽言水從洽言邑從郃不必因流絕也水經注郃陽

城南有漢水東流注于河水南猶有文母廟去城十五里水即郃水也縣取名焉地里志渭水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烏鼠山之西北南谷山東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詩地理考云入河在今華州華陰縣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箋云文王聞太妣之賢則美之曰夫邦有子集傳嘉昏禮也足正鄭氏之失倪天之妹韓詩毛傳以倪為磬難通說文云譬也鄭箋因云如天之有女弟謬甚余謂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乃詩人所本也倪與見通古卜筮書多從人傍如戴記緇衣引易恒其德貞以貞為偵是也文定厥祥毛傳言太妣有文德固非箋云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集傳從之愚謂文王定其吉占耳即玉藻

君定體之定

續女維莘水經注邵陽城故有莘邑太姒之國又國名記云今同之夏陽漢邵陽有太姒冢城祠廟

其會如林說文會作旒良允然謂建大木而置石其上則非左傳旒動而鼓杜註旒也矢于牧野矢誓也維予侯興謂已以侯服興也可證文武未嘗稱王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蓋示之以天意而信戰之必克耳三語隳括誓師之詞

說文牧野作姆野水經注自朝歌以南暨清水土地平行據皋跨澤悉姆野之地故詩稱姆野洋洋涼彼武王漢書王莽傳涼作亮注助也肆伐大商集傳依蘇氏訓肆為縱不如舊說以肆為遂會朝清明言會戰之朝天下已清明也

繇 九則

詩中不見戒王意然言太王避狄遷岐王業締造如此其艱文王雖受方國猶必求賢以自輔此即七月無逸世子四輔之意乃陳戒之最切者也

繇繇瓜瓞四字為比已下絕不糾纏漢詩焦仲卿妻但以孔雀東南飛五里一衰徇十字為興尚得其法魏晉詩人更不逮矣

自土沮漆觀下陶復陶穴句法土當作杜漢地理志右扶風杜陽縣杜水南入渭詩曰自杜師古注齊詩作自杜沮漆地理志漆水在扶風漆縣西此幽之漆也沮水源委不可考然決非至華原合漆之水率水西澣至于岐下渭水在梁山之

南踰梁山循渭可以達岐也郡縣志岐山亦名天柱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言太王而及太姜作法與大明畧同必謂偕姜女以相宅則泥矣

周原膺膺雍錄云太王都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為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又有周城相傳是周公采邑

董非烏頭內則云董苴枌榆是皆常食之物說文董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郭璞注爾雅云今董葵也葉似椰子如米肉食之滑者馨鼓長一丈二尺兩面各徑四尺中間徑六尺六寸六分與殷之楹鼓式同

混夷駮矣維其喙矣詩言太王避獯鬻忽接文王之服昆夷山斷雲連章法入妙朱鬱儀粗心讀之乃謂末章意不相屬而反疑為錯簡使無末章縣縣瓜瓞一語不終落空乎

郡縣志故虞城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國芮城在陝州芮城縣西二十里古芮國閒原在平陸縣西六十五里即虞芮所爭而讓為閒田者愚謂毛傳亦未可盡信文為西伯虞芮爭田而質成事或有之若謂因此而歸者四十餘國則豈文之發政施仁已四十年不足以感動天下而徒藉是舉乎毛公所引未免惑于戰國卮言作地志者或以為閒原在平陸或又云在河西臨晉亦不足與辨矣
呂德明錄問蹶厥生是如何朱子曰是作他跳起來當時虞

芮質成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忽然湧盛如此此亦詩人之說云然乃集傳直云未詳蓋以其旨與受命稱王相近必有未安也余按王氏之說生與觀我生同義則蹶之爲云正如唐風之良士蹶蹶動而敏於事也觀無逸所稱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其義可見

棫樸

三則

小序文王能官人也說本荀子固不足信集傳詠歌文王之德本諸董子按繁露云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戔戔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淠彼淠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董子信公羊文王稱王之說權衍

未當朱子謂辟王爲周公追稱義可通也第篇中云六師及之武王牧誓爾時猶用三軍似未可以之誣文

學徒李乾三云此詩疑美武王芄芄棫樸薪之櫛之即大傳所云既事而退柴于上帝也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即武成所云祀於周廟遂率天下諸侯駿奔走執豆籩也淠彼淠舟周王于邁即周頌所云時邁其邦及河喬嶽也壽考作人即有聲所云鎬京辟廱豐水有芑也余謂此詩爲成王作武王巡狩古無確證而周官云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自當屬之成王况末章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有陳戒之義猶夫假樂所云之綱之紀不懈于位耳又疑武王九十三而終故可稱壽考成王則不倫矣余謂武王之年信戴記則太多信竹書則

陸堂詩學卷第九
太少今亦無從論定但觀卷阿詩爾受命長矣藹藹王多吉
士壽考作人以美成王又何惑焉
以棫樸為興尚沿序說儲材之訛據周禮大宗伯之文棫樸
薪樵開首已明言祭典三章涇舟義亦屬賦

旱麓 四則

序云受祖也集傳詠歌文德義皆未安瞻彼旱麓雖似發興
之語但旱實有其山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沱水所出
周地圖記云山上有雲即雨而竹書穆王元年築祗宮于南
鄭今觀第四章云以介景福五章云神所勞矣疑亦受釐之
詩作于穆王之代而編詩者以類及也

周語單穆公釋此詩之義夫旱麓之榛楛植故君子得以易
樂于祿焉若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
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然則所
謂榛楛濟濟者當時所見之實也豈第君子于祿豈第謂祭
則受福耳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鄭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
此賜孔叢竹書皆載其事究與詩言無涉按三璋之勺形如
圭瓚天子巡狩宗祝以前馬觀穆天子傳屢云天子入于南
鄭蓋亦巡狩而用以祭告耳

駢牡既備周人尚赤當在武王克商之後吾故曰豈第君子
非斥太王王季亦未可屬文王也或疑穆王詩難入大雅余
謂執競乃昭王以後之頌且穆王顯存三書安見必無大小

雅乎

思齊 五則

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其義當矣蘇氏改毛從鄭作四章章六句知不然者末二章肆字皆發語辭中間四亦字天然對舉也

思非語辭謂心一於齋也思媚周姜京室之婦二語倒插謂為婦之初思媚太姜也此皆太任之徽音而太姒能繼續之宜其有螽斯麟趾之盛矣

惠宗公而罔怨恫即所云肅肅在廟也刑寡妻而至兄弟即所云雖雖在宮也與孝經大學相為表裏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中庸之純亦不已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中庸之從容中

道也非周公之聖斷不能作

戎疾不殄謂有大疾之者亦不能害如崇侯譖而羑里囚是也烈假不瑕謂功烈盛大一無瑕玷造句生新有味正與八誥相類

末章雖主造就人材而言公子公姓公族無不包括韻頗難諧疑結語本作斯士譽髦德敷造髦乃隔句協韻之體

皇矣 九則

讀首二章當知民心之外無所為冥漠讀三四章當知庸德之外無所為神奇後四章內聖外王揆文奮武一以貫之矣篇中所云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理皆精不但鋪張勳伐魏晉間繆襲傅玄輩無能摹擬一二僅僅

學步漢鏡歌因歎德功言三者升則俱升降則俱降非人力所能勉強也

集傳以一二章為天命太王說本陳氏然觀第三章云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疑詩人初不指太王也惟此二國毛氏以為夏商鄭氏以為紂及崇侯不如歐陽之說直指密崇四國四方之國鄭氏以為密阮徂共謬矣上帝者之者音讀指猶示也根上句究度來謂天示意文王廓其疆而與以宅即下文之作程遷豐也串夷載路串習也夷平也言木拔而道通民歸者衆猶周頌所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也自鄭箋以串夷為昆夷而異議紛起矣天立厥配猶克配上帝之配受命既固猶云其命維新也箋以為文王有賢妃太姒而文義

錯出矣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据左傳成鱣對魏舒語此章及文德也韓詩及王肅注皆然然觀比于文王其德靡悔二語當從毛詩作王季成鱣云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此亦漢儒詁訓之祖

既受帝祉施于孫子言子及孫當在成王之世蓋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此詩稱述其功德也言太伯之讓王季正以見天命之在文王固不暇及古公矣

誕先登于岸集傳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說得太深詩謂

拯民之溺惟恐後時耳

皇甫謐云文王善太公之計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此信呂覽及魯詩鄭箋也以徂共爲二國名先儒已辨其悞白雲許氏云左傳昭十五年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注密須姑姓國在安定陰密縣安定郡即涇州兩漢晉志注皆引爲密國所在朱子云在寧州寧州則北地郡也又以阮爲涇州故國皆不知何據余檢夾深氏族畧云阮商諸侯國在岐渭間密遠而阮近故詩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也然觀下章云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豈文王伐密以救阮而反滅阮爲已邑乎不如從毛公但以阮爲周地則詩所云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

我高岡者密師之深入也無矢我陵無飲我泉者密師之遁逃也文義何等直截度其鮮原此正師後作邑事毛傳小山別大山曰鮮其義當矣鄭牋以鮮爲善非也文王作程於傳有之通鑑外紀西伯自岐徙鮮原則一悞再悞矣

不長夏以革毛鄭伊川橫渠之說皆難通朱子直云未詳東萊詩記云與不大聲以色立文既同訓詁亦當相類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余觀詩記而外若詩解頤詩故皆悞讀夏字之音故強解而終失其旨按學記云夏楚二物夏音假即書所云扑作教刑也因思革之爲義木末垂革即所云鞭作官刑也長尚也謂文不尚刑威耳豈

不與上句立文同而訓詁亦相類乎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鄭箋其為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道
而行之者義固踈矣集傳仍屬文王余謂文王化民使其不
識不知而順乎天則也賈誼新書弗識弗知順帝之則士民
悅其德義則效而象之詮解猶不失旨
詢爾仇方所謂以直報怨也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
以伐崇墉可證文為西方伯長通典崇國在京兆府鄠縣禡
字從馬祭馬祖也謂祭黃帝及蚩尤者皆非

靈臺

四則

序說雖本孟子而不醇不備朱子引東萊詩記不自立論愚
謂詩人之意蓋申皇矣所未盡也文王之靈臺辟廱皆作于

伐崇徙豐之後若其年之蚤晚則緯書竹書均未可信
舊作五章章四句今改前二章為章六句据外傳楚椒舉所
引在麇鹿攸伏分章又麇鹿濯濯起語乃見其佳兩王在對
收篇法自合仍舊作五章讀可也

三輔黃圖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十丈周二百四十
丈辟廱亦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
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地志雖不可盡信若靈臺辟廱之基
址相近其依豐水以營建更無可疑

淮南子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待紂之
失紂聞之曰西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
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余謂淮南之說固妄第以為

養晦亦失之淺前三章所云臺囿鳥獸不過遊觀之具而靈臺之高可以占驗天時靈囿之大可以射獵講武聖人自然合道其妙如此後二章第美作樂原非驟改學宮莊子以辟靡爲文王之樂其說近理樂苑謂文王樂名巨業則謬矣王制天子曰辟靡諸侯曰頹宮當由武王克商後乃以辟靡名天子之學然謂水環如壁以節觀者故曰辟靡諸侯形如半壁故曰頹宮則魯之泮宮本以泮水命名而列國初無是稱也其穿鑿起于說韓詩者後儒率爲所惑

賁鼓長八尺兩面各徑四尺中間徑六尺六寸六分與夏之足鼓式同

鏞特鐘也陳氏樂書十二辰之鐘大鐘也大鐘特縣詩書爾雅所謂鏞也鼉鼓逢逢以特異故言之考工鞀人之職仍以牛革冒鼓

下武 五則

序云繼文也以下武名篇當云繼武曷以云繼文章法啣尾而來全學文王詩蓋康王即位而諸侯朝會之作下武維周猶長發之濬哲維商也首章專美武王下武乃大武之訛朱子亦疑篇中有成王字而未敢輕易舊說愚謂昊天詩有成王字既據國語斷爲康王以後之頌執競詩有成康字即於古無徵亦可信爲昭王以後之頌今篇中顯云成王之孚何必曲徇毛鄭而使康王賢君不得有雅王配于京美武也成王之孚美成也周公之戒王者曰永言

配命自求多福故詩人繼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美康王之辭昭哉嗣服即顧命所云命汝嗣訓臨君周邦也繩其祖武即所云用答揚文武之光訓也四方來賀即康王之誥所云諸侯皆布乘黃朱奉圭兼幣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也

後漢禮樂志注東平憲王蒼引此詩作昭哉來御慎其祖武惜其志已亡原文亦無從徵考

王氏總聞以此為康王詩大旨獨得但謂王配于京屬成王媚茲一人亦是康王之愛成王訓釋皆疎

文王有聲七則

序云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以伐紂例之伐崇是可訓乎集傳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得其旨矣然觀末章不第言燕翼子兼云貽孫謀亦必作于康王之世而為視學行禮之樂歌

文王烝哉如魯頌之烝烝皇皇烝當訓盛依毛傳訓君則王后烝哉皇王烝哉皆不成語韓詩烝善也亦未安

適追來孝補傳云述追先人之志來致其子孫之孝與禮器所解頗合四方攸同玉后維翰天下雖歸心文王而文祇自盡其方伯之職詩人下語極有分寸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興也以豐水之入渭注河興天下之朝宗于周此正述武王遷鎬之由詩解頗云不惟近無媿于文

王且遠無媿于神禹蓋衍說也

說文鄠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皇甫謐云豐在京兆府鄠縣東豐水之西郡縣志豐水出京兆府鄠縣東南終南山自發源北流經縣東二十八里北流入渭按豐出鄠南山豐谷故云豐水北至咸陽入渭而後東注于河鎬京本以瀆水命名黃圖瀆池在昆明池之北即周之故都然自漢武鑿昆明池周回四十里以習水戰故址不復可問矣

張氏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辟廱之在鎬京者武王之學也余謂武王雖遷都于鎬靈臺辟廱不改文之舊制據王制大學在郊天子之郊百里豐在鎬西相去祇二十五里未云遠也振鷺詩於彼西廱乃仍舊之確證詳見辟廱靈臺考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承辟廱而言豐水以潤澤生有芑穀興養育人才也武王豈不官仕之乎如字自通不必依毛鄭訓仕爲事然即此可見辟廱之仍臨瀆池以燕翼子翼非敬也蓋卵翼之翼

生民 七則

此詩言后稷之德宜乎配天而推本於姜嫄也王子雍謂周立姜嫄廟不立帝嚳廟故先儒亦云禘嚳稷廟但設虛位而愚頗疑祭法之文未可全信若高禘之祭必祀高辛在商配以簡狄在周配以姜嫄禮雖無徵即詩可證今岐山縣有周公廟殿後東北崖上爲姜嫄祠以姜嫄而祔周公似失禮意或者其地本姜嫄廟而後改祠周公故莫之敢廢耳

履帝武敏歆介攸止毛傳以帝為高辛氏之帝武迹也敏疾也從于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也介大也攸止福祿所止也毛時緯書未出故其所訓者平正通達鄭氏惑于河圖中候又見列子史遷皆有巨跡之說因之輕改毛傳夫緱氏仙人跡東萊大人跡公孫卿所以愚漢武也鄭氏亦為所愚而後需推波助瀾有若張氏蘇氏之附會者嗟乎聖人即多靈異豈有無父而生者哉

帝嚳上妃有郤氏女曰姜嫄產后稷次妃有娥氏女曰簡狄產契次妃曰陳鋒氏產帝堯見大戴帝繫篇同于世本所載屈原天問亦云稷維元子帝何竺之知其說非漢儒臆造然姜嫄之必為上妃當由周人推崇所生耳馬融以后稷為堯

之幼弟其說可從以后稷為遺腹子姜嫄因遭喪寡居而棄之則自失之鑿豈能破千古之疑

姚承庵云由易生故疑由疑故棄上帝不寧三句當作疑辭謂上帝得無不寧乎不康禋祀乎乃安然而生子乎據姚說事與武姜因寤生而惡鄭莊畧同

或云牛羊腓字鳥覆翼之事多近怪詩必作于穆王之後國語房后馮于神而生穆王故詩人好為異說也且后稷生于巨跡首見山海經此亦穆王史官所錄鄭箋似得詩人之意余謂房后亦祈于神而有孕耳國語韋註穆文熙斥以為誣即使是詩作于穆王詩人之意云爾而巨跡之說君子斷弗之信也後代史官無識如夫餘開明降氣而孕鮮卑檀石槐

吞電而生已屬不經之談乃首作帝紀而云母媪夢與神遇太公見有交龍詰汾無婦家力微無舅家覽者亦恬然不怪惟歐公著述盡斥緯書符瑞此非漢唐諸儒所及

實覃實訃厥聲載路舊本錯入第四章朱子云中六章皆以誕字發語移置三章之末良允

即有郃家室郃與釐通郡縣志故釐城一名武功城在京兆府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郃國也許慎說文謂封稷以母家之地此亦拘于帝繫姓而失其實在詩人之意特謂郃國所由建耳路史太王取于有駘氏曰太姜是姜姓之駘至周猶在豈得云以是而封稷哉且不知稷封之駘在于武功姜姓之駘在于琅邪本不同也余謂四章以下但美后稷不更

及于姜媼路史帝舜封棄百里之駘賜姓妘氏謂駘由舜封是也謂妘姓同姬非也

誕降嘉種至末謂稷有農功故烝嘗不絕今者南郊之配允當天心作周人有私于祖也后稷肇祀舊說堯封稷于郃使稷歸而祭天謬甚按詩一云以歸肇祀再云以興嗣歲皆謂祀棄為穀神也在前代稷並乎社在今代祖配乎天豈如子由所云后稷與周公雖為諸侯而皆得祭天乎

行葦 三則

序云忠厚也本左傳昭忠信之語其下則拉雜無文矣朱子云說者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遂不復得全詩之本意而碎讀之愚謂毛鄭分章甚舛集傳改為四章章八句固無遺

議但疑此爲祭畢而燕父兄者老之詩祭畢而燕似更無暇
校射不如解爲燕射樂歌

或獻或酢洗爵奠斝或燔或炙或歌或嘏與射禮之文一一
脗合不必讀至敦弓四鍤乃知爲射而發也敦弓既堅八句
鄭箋分二章以爲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擇其
可與者爲賓固不如王肅燕射之說孔疏爲鄭難王云燕射
在旅酬之後不當設文于曾孫爲主之上東萊辨云燕射如
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無筭爵獻酌尚多言酌大
斗祈黃耆于既射之後亦無不可

朱子因詩稱曾孫故疑爲祭畢之燕按狸首詩曾孫侯氏四
正具舉於射亦可稱曾孫考工記祭侯之詞曰女強飲強食
古人飲酒未有不爲壽者黃耆而曰以祈非養老詩明矣

既醉鳧鷖

共六則

詒女曾孫諸侯百福又屬一証末章皆頌禱之辭集傳得之
古人飲酒未有不爲壽者黃耆而曰以祈非養老詩明矣
既醉備五福蓋嘏辭也鳧鷖繹而賓尸故以類相從小序於
既醉言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於鳧鷖言太平之君子
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固爲失旨集傳以既醉答行
葦以假樂答鳧鷖彼此牽合亦非後學所敢安也

少牢饋食禮尸命祝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
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
年勿替引之天子之禮最隆宜其言福者愈備也今說以既
醉既飽屬之父兄宗族三章以下乃述尸告之辭據執競詩

既醉既飽福祿來反即指尸言尤覺一脉貫通

君子有孝子謂舉奠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此士禮也文王世子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此天子諸侯之禮也大夫之嗣以避君故獨缺此禮釐爾女士釐與賚通

在沙在渚在梁在壘鄭氏不知與義臆造諸說家農師及王介甫皆傳會焉歐陽本義獨斥之良快若序說之訛無人敢議黃實夫云詩人述其一時享祭之盛作者推其平日持守之心於此益歎作序者之深于詩夫不得其本旨而強爲之說序者之美君子與實夫之贊序者皆計出無聊也今讀集傳云繹而賓尸之樂一語破的篇中有何疑義而煩諸儒衍說乎

或問楚茨爲諸侯詩何以稱皇尸鳧鷖爲天子詩何以稱公尸余謂皇之爲言大也諸侯及其太祖可稱皇尸周初立七廟祖紺以上象神者皆公尸也燕尸通歌此詩稱謂最妥興雖不必有因然余考古器有所謂鳧尊者張才甫云詩人以水譬禮謂水玩之則溺犯之則濡而鳧之爲物出入于水而不溺以況則習于禮者也此可悟發興之義

假樂 三則

小序嘉成王也大意亦得愚謂祝中有規筆旨猶夫天保規模較弘遠矣

黃實夫云據釋文假當作暇猶言太平君子豈弟君子也觀左傳中庸皆作嘉樂黃說不可從

威儀抑抑四句依韻讀之疑與穆穆皇皇四句訛其先後率
白羣匹諸解俱晦羣匹所該甚廣率由者賢則用之民則安
之物無不止其所也燕及朋友東萊讀詩記云泰誓曰友邦
冢君酒誥曰太史友內史友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而言之集
傳訓燕爲安以離詩燕及皇天例觀知勝康成燕飲之說

公劉 八則

綸兒問此詩舊說召康公戒成王與周公作七月其義正同
焉知非即幽雅余謂白雲許氏向有是說知不然考古人所
用樂章雖不拘拘文義然七月詳言時令物候以迎寒暑於
義自合若指此詩爲幽雅不如甫田大田之切當矣

魯詩說云周報公劉召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使知民事之詩

余向日持論謂周既以棄爲太祖南郊配天必不仍祀爲稷
使天下均得祭之近閱穀梁注知魯之雩祭其神爲應上公
則周之稷神必當改祀公劉高圉能脩后稷之業者惜漢後
諸儒從無論定又郊禘祖宗紛紛聚訟而獨遺所謂報據魯
語幕能帥顓頊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夏后氏報焉上甲微
能帥契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周人報焉是報祭之義
專爲祧廟而設當成王時公劉宜祧久矣以其能脩后稷之
業故報祭而作此詩余極惡申培詩說之僞而是章先得我
心棄瑕取瑜願質諸善讀書者

馬遷記秦漢以上事多不可信即如周本紀以不窋爲后稷
子按山海經棄之後有釁鬲叔均固未足憑而子孫世爲稷

官至不窋乃失官竄戎此則理之必然者今獨指棄爲后稷
宜爲譙周所駁矣又云公劉卒子慶節立國于豳若不知有
公劉之詩者何其疎于經學也自公劉以下世次與班固古
今人表不合皇甫謐世紀依史遷蓋泥國語十五世之數羅
泌路史依世本公非之後有辟方高圉之後有侯牟亞圉之
後有雲都是皆可從若謂祖類生諸盭是爲泰公諸盭與祖
類相近泰公與古公相犯定屬傳訛

干戈戚揚揚大于戚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大鉞旣順
迺宣依毛公訓宣作徧似復旣庶旣繁不如依蘇氏訓宣爲
導何以舟之毛傳舟帶也亦未安補傳以舟爲容刀之韆一
容刀何必若此辭費余謂古彛有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此

禮神之器也韆琫容刀乃言已之佩刀

曹氏曰漢朝那縣屬安定郡隋改爲百泉縣屬平涼郡魏于
其地置原州唐因之百泉溥原即其處郡縣志邠州三水縣
以縣界有羅川谷三泉並流故以爲號豳城在縣西高泉山
亦曰甘泉在永壽縣北二十五里永壽縣有永壽原新平縣
南三里有五龍原原側有五泉因名

酌之用匏家農師云舊圖匏爵用匏片爲爵據此乃杓也若
爵宜截其鼻以盛酒不應破匏爲之潘時舉錄問君之宗之
朱子曰東萊解作爲之立君立宗恐未必然只是公劉自爲
羣臣之君宗耳按讀詩記云上則皆統于君下則各統于宗
其相維蓋如此春秋之末晉人執蠻子畀楚楚司馬致邑立

宗以誘其遺民盡俘以歸東萊之說有關立國規模故集傳仍引之

其軍三單毛傳三單相襲也孔疏謂慮有寇鈔故三重爲軍王肅云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按上文都邑已定其說皆非鄭箋云單者無羨卒也夫自不窋失官綿延不振公劉拓地遷幽乃能盡備三軍之數詩人本言其盛而鄭氏惑于班志避戎徙居反謂丁夫數減失其旨矣且上章云旣庶旣繁末章復云止旅廼密鄭氏盍諦觀焉

涉渭爲亂据史記正義云公劉從漆縣漆水南渡渭水至南山取材用是截流橫渡也皇澗過澗傅氏曰在邠州界詩總聞云傍渭澗名甚多有神澗有百澗有長澗有夾澗有歷澗酈氏渭水東而右合南山五溪水夾澗流注之恐是夾其皇澗歷即過也漢地理志芮水出右扶風汧縣吳山西北東入涇爾雅厓外爲鞠

澗酌 三則

表記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序所云戒王者本此然以屬召康公我猶病其牽合揚子雲博士箴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解愈謬矣

此即書所云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也饒饒濯壘濯漑詩人皆以祭禮起興序云皇天親有德饗有道較勝前說

或云左傳風有采蘋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子既以采蘋采蘋泂酌爲祭祀詩獨疑行葦非祭畢之燕何也曰獨不觀上文乎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則以三詩爲祭先一詩爲燕賓何不可之有

卷阿 五則

集傳云舊說亦召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于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爲戒毛傳以卷阿爲興集傳獨以爲賦且謂首章總叙以發端體認極精但以鳳皇于飛二章爲興鳳皇鳴矣一章爲比似有刺義可商據竹書成王十八年鳳皇見三十三年成王遊卷阿篇中三言鳳皇其說不爲無因據古今樂錄成王作神鳳操其詞云鳳皇翔於紫庭予何德以

感靈賴先人恩澤臻于胥樂民以寧則所謂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者成王之鳴豫也所謂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召公之保泰也說詩至此自謂可以羽翼毛鄭有疑其入室操戈者未敢信爲知言之選

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彌即盡性之謂首通適商頌百祿是適謂諸福所聚也

陳少南以顛顛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爲人君德性內成而儀容外著此集傳所本也李迂仲黃實夫皆指賢者而言反以陳說爲謬余謂古人作詩自具變化顛顛印印三語與俾爾彌爾性三章相應有馮有翼三語與藹藹王多吉士三章相應而首章與末章自爲照應若銖銖而求寸寸而度豈

能窺作者語妙乎

維君子命媚于庶人用賢之所以宜急爲民故也若無此語媚于天子頗失之諛

君子之車四句不過言游阿旣畢扈從者之濟濟耳用賢意已盡于中四章集傳推行毛鄭之說失之過深矢詩二句應首章爲結穴蓋繼王之音而遂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集傳窠得本旨

辟廱靈臺考

附

謂辟廱與清廟太廟太室明堂太學爲一者莫詳于蔡中郎謂不與明堂宗廟太學爲一者莫詳于袁孝尼中郎論畧云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

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余按明堂有太室無太廟中郎惑于不韋月令之文及明堂位所記以魯太廟當周明堂其說稍訛初未嘗以周之明堂卽爲皇祖后稷羣昭羣穆之廟而孝尼刺刺不休其攻訐近理者祇此明堂非宗廟一條實則悞解中郎本旨若謂辟廱象形四周水園如璧此則惑于公玉帶所上之圖及韓詩說白虎通承襲之舛窠爲穿鑿可笑者孝尼不能駁正反從而訓釋云辟廱之制園之以水圓象天取生長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必有魚鱉取其所以養也較中郎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之說尤爲支蔓夫考典故者必切究其增加之

故辨訛繆者當察其牽合附會之由按辟廡始見靈臺詩再見于有聲三見于振鷺當文王爲西伯時紂豈徒賜弓矢亦必錫之以樂而殷之國學本名瞽宗故靈臺後二章鼓鐘矇瞍第美作樂之事莊周云文王有辟廡之樂於義爲近後人謂文王立辟廡之學失之妄矣武王克商乃以辟廡名太學辟廡者蓋禮明樂和之謂王制天子曰辟廡鄭註義猶不悖說韓詩者假借字義辟轉爲璧廡轉爲壅是可據爲定論乎又按宰辟父敦王在辟宮冊周厯敦王在黜位格廟冊厯辟有辟宮雖有黜宮分二字以命名其義尚可假借乎有聲六章云鎬京辟廡末章又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可見辟廡即太學育材之地叅以周頌之於彼西雖知仍臨豐水在鎬

京西武王實未嘗移建也孝尼悞信圜璧之說故疑其地不足以立四學容生徒若但依水布置不泥四周之形雖如漢制之築舍萬區亦有餘壤何慮乎人鬼慢黷死生交錯耶且辟廡之隨事立名者多矣大司樂率國子以合樂則謂之成均其義取樂有五均猶殷之瞽宗右學非如陳氏禮書成其虧均其過不及之泛解也樂正崇四術立四教則謂之東校漢人訛校爲膠鄭注遂以糾訓膠相沿不改行燕射之禮養三老五更及羣老則謂之東序序賓序賢序齒序爵義尤顯然獨禮家所謂虞庠米廩者當在鎬京南郊與藉田相近乃周之小學不與辟廡爲一然則周立四代之學惟其義不惟其形而徒据汶上之所建明堂遂謂南北東西四面立學漢

博士之牽合附會其陋若此孝尼既指辟廱為園壁而重疑明堂之非即太學太學之非即辟廱吾未許其具卓識也鎬京祖廟在雉門內此亦何勞詞費而豐之故都別立文廟故召誥云成王至豐畢命亦云康王至豐國有大事必往告焉孝經所云宗祀文王于明堂即豐廟也廟必有堂堂之內必有室於穆清廟總而言之明堂者配帝之所太室以奉文王之主古樂記云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是一徵也緣避皇祖后稷故特稱太室中郎牽引秦令太廟太室所當駁正其謂清廟明堂太室太學辟廱同城異名與詩書記傳地志俱合孝尼一切非之母乃典故未熟而反滋訛繆也與至若靈臺也者本以觀游即用以占雲物其為義易明然亦始曰

文王濟陰成陽之靈臺因堯陵及慶都陵後人訛陵臺為靈臺也孟子云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俞合當日情勢公羊說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園臺觀鳥獸魚鼈諸侯有時臺園臺不得有靈臺乃余稽左傳衛侯建靈臺于藉圃魯用天子禮樂而仍名為觀臺公羊家言於古無徵以已意漫為推行耳据左傳秦舍晉侯于靈臺杜預註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通典鄠在今京兆府長安縣西北靈臺鄉豐水上三輔黃圖云辟廱與靈臺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鄠氏聞見後錄言周之鎬京豐宮靈臺辟廱明堂地亦相近惟靈臺至今可辨其崇二十尺是靈臺與辟廱未嘗不同域也中郎有失

有得比德于玉瑕不掩瑜孝尼所論若砒砒然雖似是而實非烏足取哉

陸堂詩學卷第九終



